

刘 白 羽 著

政 治 委 员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政 治 委 員

刘 白 羽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八 年 · 北 京

封面設計：孫如一

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8號

北京外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 494 字數 157,000 開本 850×1168 1/32 印張 6 $\frac{18}{16}$ 插頁2

1957年3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數10001—20000冊

定價(6)0.70元

(AD) 80/06

前 記

我在解放战争时期寫的小說，原分为“早晨六点钟”、“火光在前”兩書出版，現趁重印的机会，將兩書合成一集，並作了一些刪选和修改。在延安文藝座談会后，從延安到重慶这一段時間，由於工作关系很久沒有再寫小說，直至解放战争时期，我作为一个軍事記者，經常不断地在前方随軍行动，到一九四六年冬天，那暴風雪的日子过去了，我才在一位政治委員啓發之下，又寫了这篇“政治委員”小說。此后的“無敵三勇士”、“血緣”等，都是在战争过程中，由於战斗中那种深刻的感受，而寫出來的。这是一种愛，一种激动，像“紅旗”前面的小引，就是火綫上的真情实感，是出自衷心的，我情不自禁地对勝利發出了欢呼。

“火光在前”，是我長久以來在战争生活中，不断感受，不断醞釀着的詩。從松花江边三次出击，那風雪的深夜，我前進、前進，望着前面遙遠地方的战争的火光，一次又一次，愈益加深了这样一个思想，在神話中說，普罗米修斯盜火使人間有了火；我們现实中的英雄，却是从人間消除那災難的火，而升起勝利的火焰。於是在南渡長江的战斗行進中，一个早晨，我确定了“火光在前”这部小說的主題。不只是这篇，就是后来，作为整个解放战争結束語的那篇“早晨六点钟”，也是受这一个早晨的直接影响而產生

的。那是經過夏季火焰般熬煉之后，突然在我面前展开了那样一个清新的、美丽的早晨；那时，我是怎样想起那已經过來的無數風雨的夜晚和黎明啊，是的，風雨过去了，人在斗争中变得更加坚强了。那时，我是多么激动地爱着我們的祖國，我們的人，我們偉大人民的生活啊！因此，在一九五〇年春天，我用“早晨六点钟”結束了解放战争过程中寫的這一組小說。虽然这是一篇一篇独立的，但我要說这是一組，因为在我的感情上它們是这样連貫着的一組。我总想在什么时候把它們編成一集，現在，這本書就是这样一集，这就是我的一点小小的願望实现了。

刘白羽 1956年3月13日

統一書号：10019·464

定 价： 0.70 元

目 次

前記	1
政治委員	1
勇敢的人	17
百戰百勝	29
無敵三勇士	43
血緣	55
回家	68
紅旗	80
永遠前進	97
火光在前	109
早晨六點鐘	197
附錄：答“文藝報”問	209

政治委員

團政治委員吳毅，身材不太魁梧，面色還有點黃瘦，雖然處事嚴肅，態度却十分和藹，令人願意接近。

他只有一隻右臂。左臂在一九三六年，給階級敌人的子彈打斷了。那時，他還在紅軍裏當班長，手上一支漢陽造，口袋裏七顆子彈，身披一隻老羊皮，渡過天險黃河。一次鏖戰之中，他在危險關頭向敌人猛衝，決定全軍勝負，自己却昏迷在火綫上。醒來以後，躺在醫院，從醫生的表情，他就明白了，他沒講旁的話，就只問：“怎樣能快些上前綫？”於是他忍痛把左臂割掉了，從那以後，他就一隻手持槍作戰。

“八一五”後，部隊出關，他因為又一次負傷，還躺在關裏休養。現在經過遙遠旅途，來到東北，他是怀着滿腔熱情，奔赴戰場，一路之上，不斷傳聞着東北戰爭勝利的消息，把他弄得興奮萬分。

到了哈爾濱，組織上跟他談過一次話，——臨末尾，露出一點口風，為了照顧他身體，準備留他在後方工作。

可是吳毅急了，因為他有一種牢不可破的思想，他認為：只有在前綫才是有用的人，何況他的老部隊正在前方作戰呢。

等候分派工作那幾天，在那間白色洋房裏，他過得很不舒

服，甚至苦悶。每天展開報紙，首先跳入眼內，總是前方戰爭消息，他就急得轉來轉去。有一回，他在樹蔭涼下坐了半天，把自己的事左思右想，——自從十四歲放棄放牛娃生活，在湖南參加革命起，沒哪天不在火線上鬥爭。十年前在三原橋頭鎮，換下“五大洲”帽子^①，哭得那樣窩火。現在自衛戰爭，最後打倒蔣介石的時候到了，自己能够在後方蹲起來嗎？這樣，簡直是對不起在火線上奔走的同志們！……晚上，他走去找組織上再談話。他表面似乎很安寧，半天不响，最後有點憤憤不平的說：

“我落後了……”

和他談話的同志說：“誰能那樣說你呢？”

鬥爭把他煉得沉默、剛毅，不過這時，他的眼睛似乎蒙了薄薄一層淚水。

終於，組織上同意了，同意他像每個軍隊幹部一樣派到戰鬥部隊裏去。因為他雖然比一般人少一隻胳膊，可是從思想到行動，他從沒有一分鐘時間考慮自己，他考慮的是整個革命鬥爭，黨正需要這樣的人，到尖銳的戰線上去擔負最重要的工作。夏天，有着淅瀝小雨的傍晚，他登上火車，他高高兴兴走上前方。他的通訊員李賓，這幾年來等於是他的左手，可是這回，他的行李是這樣簡單，以至用不到他的通訊員，他的一隻單臂一抓就走了。臨行之前，他把熟人送給他的一套茶綠色毛質軍衣送回去了，他照常穿着關裏帶來、連隊上常見的那種洗得發白了的布軍衣，束緊皮帶，整齊而且清潔，他覺得這樣才像個戰鬥部隊的人的樣子。

一到前方，誰知領導上又照顧他，預備留他在縱隊直屬隊工

① 即紅五星帽，一九三七年為了抗日統一戰綫換了帽子。

作。他从熟人地方听到有这种消息，他就不安起来。第二天，他在村莊上騎着馬，遇到司令員，司令員看到了他，他也看到了司令員，他不但沒下來，反而急駛而去。——馬是一匹調皮馬，發怒的炮起蹩子來。他堅決地拿一隻手緊握了韁繩，另一隻空袖筒在風中急急拂動……不錯，他在馬上露出他那英勇的身姿是十分動人的。司令員把手搭了个涼棚，站在那裏，兩眼朝紅霞燦爛的地平綫上，追蹤着，担心着瞧望了好半天。

第二天晚上，司令員約了他去。兩年未見，從前的師長現在的司令員，臉上有了皺紋，三十幾歲的人看起來就像四十幾歲了，這無疑是關外兩年作戰的辛勞的結果，戰爭風霜總不免在人身上留下點痕跡。可是司令員爽朗的笑聲和長沙口音，讓他覺得還是十分親切。在這間農民房子裏，點着洋燭，桌旁還站着一個不認識的人，——高大，紅臉，正在挺有勁的講什麼。這是縱隊政委。政委和他緊緊、緊緊地握手。司令員把一盃酒和半根乾香腸推給他。隨後，他們根本沒談什麼工作問題，——因為正處在難得的戰爭間隙之中，他們樂於縱談起從前的生活和現在的生活來，——談這個熟人和那個熟人，與這有關係的不免談到什麼時間，他們不說幾年幾月，而是說在山城鎮戰役或者兌九峪戰役後如何如何，正因為他們都共同熟悉這些，也就容易談到現在跟過去的比較。——吳毅仔細听着，一方面他了解部隊，一方面他深以未一貫跟隨部隊作戰為遺憾。只在最後，他們已經站起來，政委正式以徵詢口吻對他說：

“已經請示總部，你到×團去，怎麼樣？”

他點了點頭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務。

“政委還有什麼指示？”

“去吧！你比我還熟悉，——有些幹部問題你好好研究吧！”

吳毅敬禮，轉身走出來。——那時正好一科長來報告什麼，司令員舉着蠟燭往貼地圖的牆邊走去。——他出來立刻把這次會見總結了一下：這個縱隊首腦部，比從前還鎮靜，還樂觀，這說明到東北來以後，他們仗打得是不壞的。司令員現在指揮的不是一個師而是幾個師了。突然他記起司令員從前在戰鬥中常愛講的話：“看準了——狠狠揍他！”看樣子，這兩年一定把敵人幹了個痛快。

吳毅不但到了×團，而且已經參加過兩次作戰了。

第一次作戰的時候，因為是阻擊的任務，從鐵路綫橋頭開始，最後，敵人密集一處山嶺上，戰鬥就達到劇烈的高潮了。團的指揮所在小樹林裏，子彈打得樹葉紛紛落下，……

團長——當過出名的劉志丹紅軍的戰士。此刻，他很費力的在電話上嚷吵了一陣，把電話停止，聽了聽，前面一片緊密的槍聲，他迅速伏身到軍用地圖上來。根據敵情，他下決心，把原來掌握在二梯隊的一個頑強善戰的營，從左翼加入戰鬥，——他覺得這個時機已經到了。他徵詢政治委員的意見，吳毅毫不遲疑地支持了團長的決心說：“決定吧！同志。”（雖然他心裏覺得自己對於部隊了解還很不夠。）團長把拳頭向下捶了一下：“那麼——下傢伙了！”又伸手抓起電話筒下了命令。這些事都在五分鐘內做完，而後，他一陣風似的跑到突擊部隊那裏去了。政治委員笑了笑，抽身走出樹林來。望了望，距離不太遠的山嶺上烟火燒作一團，声响稠密，差不多聽不出什麼間隙了。——可是他已經預見，在二十分鐘以後，戰鬥就要基本解決。這一點，雖然沒有交換意見，但與團長簡單對話時，他們雙方是完全默契了。

他呼了一口氣。昨晚落過雨，秋天的野外，空氣是那樣清爽，有潮濕的樹葉氣息。剛才他覺得他還不了解部隊，實際並不是那樣，不過他總在細心考慮：——當自己離開部隊時期，部隊

有了一些什麼变化了？自己又有了些什麼变化了？从前打游擊战小部隊作战的經驗現在用得上嗎？……他这种細心謹慎，是出於以下这种心情，就是他覺得：在这样光荣的部隊裏，是一种特殊的榮譽，他不能叫这种光荣在他手裏有任何一點損失，因此，就特別謹慎。这一个团，其中有一个連，还是从井岡山時代就開始戰鬥的。十九年輾轉在火綫上，尽管不但在这个連，甚至在这个团，也沒有一个那時候的人了，这个連却保存从那時就有了的光荣傳統：頑强善战，——政治委員認為这种作風，是毛主席直接帶出來的。剛才团长决心投入解决戰鬥的那个營，就包括了這個連，所以政治委員非常放心。現在，子彈嘖嘖——嘖嘖在周圍地下直响，他从口袋裏掏出怀錶，只有十分鐘時間了，他現在自己應該到火綫上去了。

可是他還沒有到達，当他穿过山嶺的小樹林的時候，戰鬥結束了。

戰場上，陽光枯燥刺目。他和藹地慰問着每个战士。在一棵杉松下（五分鐘前，是敌人指揮所主要的机槍陣地）与团长会在一起，吸了一支香烟，他很滿意，他的老部隊比从前还勇猛善战了。

第二次作战的時候，仗打得非常順利，可是解决戰鬥前五分鐘，敌人一度反衝，一直衝到營指揮陣地前一百米達。這時，政治委員正在那裏，——敌人把衝鋒槍集中在前面，呼呼扫着、喊叫着，那火力、那声势都是十分兇猛吓人的。政治委員在那裏一動不動，營長提着匣子槍，呼喝着往前面跑，三步以外，一撲就倒下了，政治委員还是未退一步。正在这危急關头，突然，一个連長本來在側翼運動，並沒得到任何命令，他就机動地帶領部隊，剎剎裏撲向敌人，一声不响，一齐挺起白晃晃刺刀，——敌人經

不住这勇猛的压力，一下，嘩的崩潰下去了。在火綫上，政治委員就對於这个連根据情况主動出擊的行为讚不絕口。戰鬥結束了，他問清那个連長的名字，在日記本上寫下“文希崗”三个字音。可是他抬起頭，十分愛暱的对教導員說：“你不要把我的話告訴他，——你回頭叫他到我那裏去一趟！”兩個鐘頭以後，那个短小精悍的山东人文希崗到了他這裏。他們總結了这一次文希崗在戰場上的机動、勇敢的成功之後，政治委員微笑着，把自己思慮很久的一個問題提出來問这个連長：

“你作战隱蔽身体不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不，好不好呢？”

“不好。”

政治委員給这天真的答案，弄笑了。

在政治委員腦子裏，從來區分出兩種人：一種勇敢，一種怯懦；对怯懦的人他希望他勇敢起來，对勇敢的人他希望他能更多注意戰術動作。

“你怎样也應該隱蔽一下，——你想，把你打了，你的連怎麼辦呢？一个指揮員不只是个人勇敢，今天，你是对的，最必要的時候呀！——可是平時你得注意隱蔽，永远不能拿过時的經驗处理現在的情况，这就是一个具体的戰術問題，你記着：勇敢加上技術，才等於勝利。”文希崗先望着他那光彩煥發的快樂和藹的臉龐，又望着他那甩動的空袖筒。文希崗在想：这个人不知从何時起就把少去一隻胳膊這件事忘記了。

至於政治委員却在想：——自己說話太多了。本來一个勇敢的連長，用不到对他說这样多，他自己也應該在作战当中学会。問題是現在还有不少人認為指揮員如果隱蔽身体那是丟人的事。

他這時確定要把這一條到處去宣傳、去教育才对。

他們以後就坐下來吃飯。政治委員很靈巧地用一隻手吃着，他忽然問：

“戰士覺得現在生活怎麼樣？”

他舉眼望着，等候回答。文希崗連想也沒想就說：

“有的人，怎樣他也覺苦，有的人，再苦他也熬得住，——在我看呢，現在算不上苦，比關裏打游擊戰吃樹皮好多了。”

不知怎樣，政治委員很歡喜這樣回答。他不歡喜虛偽，比方对上級報告，總是順口編造：“我們那裏每個人都好，沒問題。”那時他就要追問：真的每一個嗎？……那麼，個別戰士也沒什麼思想問題了，幹部就沒什麼事可做了嗎？不，打仗不是那麼簡單，有的時候是苦的，很苦，我們承認這種苦，問題是真正好戰士，他經過思想鬥爭，他明白為誰而戰，他仇恨階級敵人，他就不怕苦。只有戰士都是這樣，那隊伍就最強最有力量。停了一會，他想起什麼重要事似的說：

“你還記得——咱們一支槍，只有五六發子彈，誰都捨不得放，還咋唬：打砲啦！打砲啦！——可是統共才有三顆砲彈，……”

“怎麼不記得，現在不是沒人撿子彈殼了！”文希崗笑了。

他這一笑，很引起政治委員注意，——政治委員覺得在他的笑意裏，包含兩種意思：一種是過去鬥爭的光榮，一種是對現在某些浪費子彈現象的不滿意。政治委員很高興，吃完了飯，他輕輕地說：

“對，不要忘記，——論起來，現在真是享福了。”

文希崗覺得政治委員十分了解他：像一齊蹲了多少次戰壕的同班戰士一樣。他跟每一個同志一樣，從這裏出去，總比來時還興奮，還有信心，還快樂。

但这不久以後，团裏的一个嚴重問題提到他面前來了：二營教導員沈克，在他的工作崗位上表現了搞個人享受，消極怠工。

政治委員先了解了沈克的情況：一個在農村裏當過小學教員的人，抗日戰爭中還負過一次傷，可是現在，半年之內，他已經三次寫信提意見。組織上分配旁的工作給他，他又不接受，而且他直接了當提出要離開這個團。到哪裏去呢？政治委員心裏明鏡一樣，知道他是要到後方去工作。因為他公開到處廣播：過戰爭生活過膩了。最近他又第四次提出要求來。根據政治委員政治工作經驗，——他是了解，長期戰爭，戰爭是要死人的，現在戰爭更加頻繁與殘酷了，這都是事實。可是革命勝利就決定在這關頭。個別意志薄弱的人，存着“不知哪天犧牲”的心理，就不能提高戰鬥性，時刻進取，而開始厭倦、疲塌起來了。加以到東北以後，周圍環境影響，這種人首先在生活、作風上也露出弱點。……他面對這一疑難問題，他決心和這現象作鬥爭。甚至他覺得作為一個政治委員，這是他最最重要的工作，因為這是敵對的階級意識，跑到我們隊伍裏來作怪了。

作戰之後，經過一段艱苦行軍。從行軍彙報上看，二營竟發生了減員現象。住進房子，政治委員到二營營部來了，沈克正坐在老百姓的炕上，帶三個通訊員玩“骨牌撲克”。政治委員問：

“營長呢？”

“到五連去檢查減員情形了。”

“副教導員呢？”

“到機槍連去檢查減員情形了。”

政治委員是無法原諒這種人了，他的眼睛閃着威嚴的光芒，他在那裏站了半天，但他終於控制了自己的感情。

這一天，在營裏他發現沈克鬧個人享受的問題十分嚴重。這

次作战他还給通訊員一巴掌，通訊員哭了，——全營都鬧起來，戰士輿論紛紛，說上級太不像話，違犯政策，還打人呢！說教導員的洋財可老鼻子啦，……

傍晚，政治委員回到團部，——他和團長坐在點燃一支洋燭的小桌旁，他把一隻單臂擱在小桌上，他吐了一口氣，他覺得既然見到團長，他可以訴說他的苦衷了，於是他望也沒望團長，自語着：

“我真看不得这种人，——党把那样重要任务交給他，可是他在那裏腐蝕党，他簡直想出賣我們的光榮！”

“你說沈克嗎？”

他抬起头：“老曹，我看得考慮，我問了戰士們的意見，我看一人吃魚，一鍋沾腥，——開始減員，後來就沒有戰鬥力，再後來，你想，……我們不要右傾，我們答應他的要求！後方是不能去，我們還要盡我們的責任，爭取、教育，把他調到團部來工作，你看怎麼樣？我們大膽提拔新人，我們需要真正為戰士、不是為自己的人，來做政治工作，——我給師打電話，我建議提拔副教導員代替他，我好久就在了解他了！”提到副教導員，團長同意了他的意見，這時他臉上換過一層喜悅的顏色，他才興致勃勃了。

沈克調到團部，營裏從戰士到幹部，對這種處理，都有一種好的反映，可是他自己，見到人還是說：“咱們當思想幹事啦①！”

實際，他不能忘記，他調到團部那一天和政治委員的一段談話，——他進去，政治委員正朝着牆上的地圖在想什麼，好半天

① 那意思是說因為他思想有問題。

時間，轉過身來，望着他，政治委員的臉色是嚴峻的，一隻空的袖子靜靜地垂在左面。他緩慢地開了口：

“你要好好在團部工作！”

隔了半天，沈克訥訥地說：

“我要求……休息……”

“什麼？休息？——我們根本不應該提這兩個字，我們是要鬥爭，不是要休息。”

但，沈克是陷在苦惱之中了。他覺得自己負過傷，自己為革命盡過力，一點福也沒享着，革命快勝利了，別打死吧！可是這又怎樣對政治委員說呢？說我負過傷，可是政治委員是連一條胳膊都丟掉了，……他就一點聲音也沒有的站在那裏，他用沉默來反抗一切。政治委員突然走近他，他望見政治委員眼中的光輝那樣和藹、那樣熱情，甚至柔聲和他談起來：

“同志，——你負過一次傷，不錯，革命不會忘記你，可是正因為你負過一次傷，你要想一想，你想想，你流過血，……我也流過血，難道我們的血白流了嗎？”

實際，政治委員並沒有嚴厲地責罰他，而是又耐心又和藹，但這正打動了沈克的心，在他思想中投了一把火。那以後，他好幾次下了決心，一直跑去找政委，到了門口還在咬牙、生氣，可是每一次，政委態度都是那樣和藹，他也就一下又鬆了勁。加以那時正趕上部隊進行階級教育，展開訴苦運動。政治委員和多數戰士一樣，在訴苦當中，深深回味着自己從前和現在。他覺得這對沈克有好处，一天從連隊回來，就把沈克派到警衛連去。沈克明白，名義上是幫助工作，實際是讓羣眾教育他。他就抱了成見，天天吃完飯沒事，到警衛連院落裏一蹲，人家是訴苦，他是混日頭。人家說：“苦！”他心裏說：“苦算什麼，也值得說。”人家